

麻雀与鸽子

一只麻雀，读书读死了。打开书屋门，见一只麻雀死在书架下，地板上有它的排泄物。捡起来，扔给小狗，它带皮带毛下了肚。书屋榫卯结构，四檐密不透风，麻雀是怎么进来的，来做什么？屋内仅有书，无麻雀想觅的食物，啄书啄字，并不果腹。它是误读了物质与精神食粮，饿毙了。随机发现，地板上有水泥碴子，抬眼见屋檐处有一孔光，它的喙够坚硬锐利，竟然凿开一个入口，以为进了粮仓，误读了事象。

清风不识字，是广为人知的词句，出自清代徐骏《清风涛》，因清代文字狱而被曲解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断头诗典故。原诗：莫道萤光小，犹怀照夜心。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。

原意只是即景抒情，调侃微风拂动书页的闲适场景。诗人被仇家举报有讥讽之语，讽刺满清不识汉文。乱翻书，暗指干涉文事，最终以大逆不敬罪被斩立决，文稿尽毁。

麻雀之死，是无辜的。天空多寥廓，食物丰盈无尽，自由觅食，何必凿开坚固的屋壁，找死。鸽棚撒落的鸽食颗粒，麻雀吃也吃不完，自由穿梭，于鸽子也无碍，和平相处，各得其所。门可罗雀，它把这个词甩给了书屋。就像有的人说，穷乡僻壤，你书屋的书谁来看？主人说，自己看，足矣。有三五旧友来访，甚至二三十文化团队听闻，不远千里前来观瞻，当尽堂主之谊，不亦乐乎。遍观诸多等级高大上的博物馆舍，以及豪华景区，不也常是门可罗雀。它无用，亦有大用也。

放飞的雏鸽有七只了，一早开出口，有两只结伴直冲云霄，另几只或啄食，或在棚顶张望。稍时，张望者跳到台板上，欲觅一勺羹，却被先入驻巢舍的家伙排斥，后者不服，索要公平，二者狂啍起来，翻云覆雨，终是将后来者啍下了台板。输者只好在地面上捡拾遗落的

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师之变（5）

○ 墨耘

传统教师的工作是“教会学生掌握已有知识”，而导师的核心使命是唤醒天赋、包容试错、孵化新知，这是教育层级最高、格局最大的师者形态。

让我学会独立思考的是我大学导师张老师。当年的他，四十多岁，个子不

亚龙湾的蝴蝶有大若小儿拳者，身黑色，翅翼上有暗红色的斑点。有一天一大早，有一只这样的蝴蝶在窗外的小棕榈树上栖着，翅翼一鼓一鼓的，很美丽。它飞起来后，差点飞进我的窗户。也许是发现我在注视它吧，也许是室内的温度和外面不大一样吧，总之，只在我的窗口飞舞了一下，稍作停顿，便慌忙逃走，只一会儿的工夫，便逃出了我的视线。

有一种鸟儿，鸣叫得婉转流利，惜乎藏身树荫中，我始终没有识得它的真面目。这里蝉儿的品类似乎不多，叫起来“啞儿啞儿——”的，有一点类乎关中的蚂蚱叫，这让我很奇怪。不过叫起来时间很长，有点不歇气的蛮劲。我想，这类蝉若当歌唱家，一定会把听众烦死。

在五指山热带雨林里游览黎族村寨，看黎家小伙子如猿一样，身手敏捷地攀上槟榔树，又如演杂技一般，从这棵树跃上那棵树，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从高如云天的槟榔树上倏然滑下，落到地上；看黎族人用稻草、棕榈叶造就的船型屋，品尝他们采摘的五指山雪茶、野生苦丁茶，听黎家阿妹唱山歌，观看他们跳欢快的竹竿舞，我一下子沉醉进黎家独有的民族风情中。

苏轼当年被贬儋州，在儋州生活七年，当时的海南岛还没有开发，还属于蛮荒之地，是流人待的地方，但东坡天生是个乐天派，他不但在此安之若素地居住下来，还和黎家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，并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，如

养 鸽 记

○ 和 谷

耳边响起一

首歌《飞吧，鸽子》，最早

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在

莲湖巷听一位女歌唱家唱的，非常优美动听，这首

歌记在心底三十多

年了。

鸽食颗粒，或钻入棚底觅食。待到占领者吃饱了，上棚顶散心，台板空了，输者才飞跃上去啄食。争与不争，是双刃剑。棚内巢舍的两窝幼崽，羽翼渐丰，一对灰瓦天落，一对花麒麟，非常可爱。但主人的手指触摸时，它们会耸起身子，猛地投来尖锐的喙，吓人一跳。它们一边吮收父母鸽反刍的食物，也啄食主人投喂的高粱米，过了开口关。主人抓了一对，束手就擒，母鸽在身边也不抵抗，爱莫能助。老鸽怕得罪了主人，拿它烤了吃。

捉来的幼崽，不知是因“移民”后的恐惧，还是因环境陌生，都很安静地待着。面前撒了米，它们看也不看一眼，心里想什么，主人不知道。

幼 崽

昨晚，两只被捉的幼崽，在客厅椅子下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。它俩一个花麒麟，一个灰瓦天落，从不同巢舍被捕，囚在一起，倒是同命相怜，依偎着进入黑夜。按说，空间几十平方米，并非斗

高，精神焕发，名牌大学博士毕业，已发表若干重要论文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就问我：“你想研究什么？”我当时愣住了。从小到大，所有的老师都在告诉我“学什么”“考什么”，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我“想研究什么”。我只能根据感觉说了几个方向，张老师略带鼓励式地点点头，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递给我：“先看看这些，下周来找我聊聊。”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“导师”的意义。导师不是来给你答案的，他是来陪你一起探索、找答案

海 南 杂 记

○ 高亚平



豆包 AI 生成图

《被酒独行，遍至子云、威、徽、先贤四黎家之舍三首》等，其中的一、二首，更是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这种交往过程。其一：半醒半醉问诸黎，竹刺藤梢步步迷。但寻牛矢觅归路，家在牛栏西复西。其二：总角黎家三四童，口吹葱叶迎送翁。莫作天涯万里意，溪边自有舞鸾风。从诗中可见当时居士和黎家人的情谊，也见出当时黎族人尽管生活在榛莽之地，但已接受了一些中原文化的熏陶。苏轼一生好吃，但在被贬儋州期间，却饱受艰难，从诗中可知，有一次竟然半月时间食不果腹。居士口中难免要淡出鸟来，竟盼望着明天东家祭灶，好送一只鸡一斗酒给他吃。难怪其在儋州期间有一次朋友程天侔来信，他在给程的回信

室，可以来回走动或翻飞，像以往的幼崽一样，飞上勿忘我油画框，高高在上，以防被伤害。但它俩羽翼未丰，只是像骑电车的打工仔一样贴地飞行。

问题是主人撒了一把小麦加菜籽，让它们吃晚餐，但它们像共谋了似的，一概不理睬吃食，绝食抗议被囚禁。想着翌日该进食了，它们却没有动一粒食物，反倒排泄了一片。被抓之前，主人见它们分别从母鸽口中掏食，也听从母鸽引导，学着啄食身边的食物颗粒，这会儿，怎么不开口呢？

主人怜悯小家伙的窘状，它们万一饿死了，便会成为小狗的美味，像以往两只被水呛死的幼崽，埋葬在了小狗的腹中。这便捉住它们，用手机近距离拍了漂亮的羽翼和头部，准备放归。它们眼中满是期许，要回到父母身边，吮吸父母体内的营养。也许，幼崽目光中没有褪去恐惧和胆怯的话，从坏处想，可能会让主人烤了乳鸽吃鲜，那就英勇赴死了。

两个幼崽如愿回到了昨晚离开的巢舍。它们各自的伴侣，表示默然，不想听它们诉说离别后被囚禁的经历，回来了就好。父母鸽回到身边，幼崽如饥似渴，饥肠辘辘，为争取自由绝食成功了，赢麻了。父母鸽便与幼崽口对口，喂得翻江倒海，羽翼扑喇喇扇动，各自如愿以偿了。

幼崽需十天半月后，在棚中与老信鸽学会飞翔，翅膀硬了，主人会把它们分配到放飞的雏鸽巢舍，跟姊妹们一起飞向天空。翅膀硬了，这句话有隐喻，长大了，便对父母长辈不敬，张忬一个，以为自己有日天的本事。长老了，就明白世事了。无论鸽棚，还是主人的客厅，是一个可关闭可开放的空间。闭环是给老信鸽制作的剧本，小崽子会有被释放的一天，把主人的诗情引到万里碧霄。

耳边响起一首歌《飞吧，鸽子》，最早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在莲湖巷听一位女歌唱家唱的，非常优美动听，这首歌记在心底三十多年了。

的。有一次，我为一个问题纠结了两个月，终于忍不住去找他求助。他听完我的困惑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答案。但我知道有个人研究过类似的方向，你去查查他的论文。”这正是导师与教师最大的区别——教师手里拿着标准答案，而导师与学生需要面对同一片未知的荒野。他唯一能给你的，是他走过这片荒野的经验、他的判断力，以及在你迷路时不让你放弃的耐心。

爱因斯坦直言：“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。知识是有限的，而想象力概括世界、推动进步。”

中说：“此间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，大率皆无耳。”不过，居士也许说的是愤激语，最少朋友还是有几个的，不然，他也就不会酒后访诸黎了，更不会幽默地循着牛屎寻找回家的路了。

作打油诗一首：苏子当年投荒处，而今翻作十丈坐。谪居七载迹犹在，不见总角吹叶人。

蜈支洲岛在亚龙湾东三十多公里处，全岛面积仅一点八平方公里左右，闻过去驻军，现驻军撤去，交与地方管理。从陆地望去，此岛宛若一块绿色的翡翠，悬浮于碧海之上。登临，则真阆苑仙境也。

岛上植物茂盛，高大的椰子树、木棉树、榕树随处可见，有的榕树树身可两三围，树冠能荫蔽半亩地。地上绿草茵茵，如绿毯铺就，走在上面，软绵绵的。鸟儿也很多，只闻得它们婉转流利的歌声，但看不见身影；偶或见到一只两只的，也是体型娇小、羽毛艳丽的。环岛皆为白色的沙滩，沙滩外是碧蓝的大海，无风时，海浪轻拍沙滩，卷起千堆雪，显得异常宁静。岛的东部有观日岩，一方巨大的岩石临海兀然耸立，岩下则是万顷碧波，观之，让人顿觉身心澄明，胸中之昏蒙之气，一扫而光。春晨月夜，置酒树下，邀一二好友，款款而饮，闲闲而聊，沐海风，听涛声，观碧波，赏月明，蝴蝶在周围流连，想来一定很不错吧。

唯一让人不耐者，恐蚊虫多耳。

紫竹院的竹

○ 田万顷

京城的秋，多半是澄澈且清寂的。银杏铺金，枫染丹红，万般秋色热闹登场，唯独紫竹院的竹，守着一方沉静的绿意，在微凉秋风里，晕染出一抹最温润悠长的秋意。不必寻盛名秋景，踏入紫竹院的那一刻，万千喧嚣便被层层竹影隔绝，只剩草木清宁，时光缓慢流淌。

秋日的晨光最是温柔，穿透层层竹梢，碎成满地斑驳的光影。新生的嫩竹尚且带着夏末的鲜活，枝叶是清亮的浅绿，竹身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霜，似少女眉眼间的温柔稚气。经年的老竹则褪去了青涩，沉淀出苍润的深绿，竹竿温润黝黑，在秋日柔光里，隐隐泛着紫巍巍的光泽，像浸润多年的古玉，内敛厚重，自带风骨。深浅错落的绿叠在一起，不骄不躁，在秋风里静静伫立，消解了秋的萧瑟，添了几分从容气韵。

秋风过林，是紫竹院最动人的声响。不似春竹簌簌轻柔，不似夏竹簌簌喧闹，秋日竹风清冽舒缓。风穿过层层枝叶，竹叶相互摩挲，沙沙声响细碎绵长，清润入耳。偶有枯叶簌簌飘落，轻盈坠在青石小径上，薄薄一层，踩上去绵软无声。竹林深处无风静谧，光影凝滞；风起之时，万竹轻摇，影影绰绰，动静相生间，藏着秋日独有的恬淡意境。

沿湖而行，竹景更显雅致。湖水澄澈如镜，倒映着连片竹影，墨

吃蟹是乐事，程瞻庐却从中看到了时局，我能想象到他当时眉头蹙起、闭眼沉思的模样。可惜天妒英才，这位被周瘦鹃誉为“今之淳于髡东方朔”的才子，却没有等到抗战胜利的日子，于 1943 年溘然长逝。秋日写这篇蟹文时，突然想到了程瞻庐及这则旧闻，心头萦绕的蟹味似乎有了悲苦之气。

秋日寒凉，食蟹时可倒一碟香醋，撒上姜米，蘸上醋汁的蟹肉鲜甜之味愈加醇厚，但甜味的调性还是清新的，有如在烟雨之日，在太湖边行走，遇到了撑着油纸伞的清秀女子，又见到了画舫上抚琴的靓丽女子，但她们很快地离开视线，唯独留下倩影在心中徘徊。

联想起太湖下游的阳澄湖，以产蟹闻名天下。大儒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史曾言，不是阳澄湖蟹，此生何必住苏州！我吃过阳澄湖蟹，也吃过其他地方的蟹，许是因为口拙，吃不出其中的区别。我觉得去年朋友赠送的“天山雪蟹”味道最好，其外壳偏白，肉质细嫩，润泽中释出清鲜之气。此蟹据说饲养在新疆天山融雪形成的冷水湖中，至少二三年才上市，与市场上的一些速成蟹大有不同。

秋高气爽，我认为不该只指气候，同样可拿吃食说事。因为有蟹，秋天变得高级，品蟹者变得神清气爽。

秋 蟹 书

○ 李 晋

民谚曰，“秋风起，蟹脚痒”，这蟹脚也勾得老饕们心头痒痒。踏入秋天，无数螃蟹从水中奔向饮食男女的碗盘里，这时的螃蟹，黄满膏足肉细嫩，堪为至味。生起火来，锅内放水，上搁蒸笼，把洗刷干净的螃蟹用稻草绳扎紧（否则螃蟹挣扎肉质会松散），放入蒸笼，隔水蒸煮，不多时，满屋子便飘满了蟹味。

做完“桑拿”的蟹外壳从青转红，端上桌，解开绳，揭开壳，咬开爪，手嘴齐上阵，香蟹面前，不见雅士淑女。因食蟹烦琐，明人漕书发明过专门的工具——“蟹八件”，但如今鲜有人用，看自己辛苦掏出的蟹黄蟹膏、剔出的蟹肉，多少会有些成就感的，这符合了秋天收获之季的主题定位。

高手吃蟹，能从蟹身上找到食蟹工具。抗战前夕某秋，作家程瞻庐在酒楼中，见一老者左手执蟹，右手拈着一节蟹爪，以蟹爪作为剥取蟹肉的工具。老者还自言道，借你的利爪，消灭你的蟹肉；待到蟹肉消净尽，你这利爪也没用了，只好和残余的蟹壳，一起埋进垃圾桶里。此既应了一句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的古语，又应了一句“借你的拳头撞你的嘴”的俗语。程瞻庐由此想到了当时的东三省好比是螃蟹，侵略者唆使伪国军、收买义勇军的行为无异于此。

院竹影，满目清宁，便足以安顿秋日所有的浮躁与光阴。